

往事情怀

妈妈的军人情结

文/闫红梅

我妈妈崇敬军人,听外婆说,妈妈小时候就立志将来要嫁给军人,做一名军嫂。后来阴差阳错嫁给了我爸。我爸不是军人,但身上不乏军人气概,我想,这也是我妈嫁给我爸的原因之一。

妈妈没有做成军嫂,心中多少有点失落。当大哥出生后,妈妈心中又燃起了希望:这辈子不能做一名军嫂,那就当一名兵妈妈!大哥从小被妈妈严格要求,走路要挺胸抬头,吃饭要端坐且不能说话,跌倒不许哭鼻子,遇事不能逃避。大哥经过妈妈的“魔鬼”训练,小小年纪就养成了自律、上进的好习惯,成了一位有责任有担当的男子汉。18岁那年,他应征入伍成功,成了一名真正的军人。妈妈当时非常兴奋,还专门跑到

到外婆的坟头,淌着热泪告知外婆这一喜讯。当家门口挂上“光荣之家”的牌子时,妈妈一天跑出去看十次都不止,而且好几次我发现,妈妈看着看着,眼圈就红了。我问妈妈怎么了,她感慨地说:“我儿子去当兵,保卫国家,我感到骄傲啊!”我被妈妈的情绪感染,浑身也充满了力量。

在我参加高考前夕,妈妈提议让我报考军校。我之前问过班主任,

班主任说军校女兵名额少,不好考。但我不想让妈妈失望,还是满口答应了。那段时间,我疯狂学习,不停地刷题,希望能考出好成绩,被军校录取。但最后还是与军校失之交臂。我有点沮丧,妈妈反过来安慰我:“努力了就好,你自己当不了兵,将来可以嫁给军人,作为一名合格的军嫂,也是非常了不起的!”妈妈把她当年没有实现的梦,自然而然地

“嫁接”到了我的身上。

参加工作后,妈妈托人给我介绍对象,提出的唯一条件就是必须是军人。可在我工作期间,属于我的爱情突然降临。眼看自己要食言,辜负妈妈的期望,我非常矛盾。男朋友了解过事情的始末之后,说:“我今年就报名参军。”最后,男朋友因为视力不合格被刷了下来。还好妈妈通情达理,看我的男朋友尽力了,也没有再为难我们,同意了我们的交往。

在我要和男朋友领证的时候,妈妈突然提出了要求,说:“将来你们生了孩子,必须交给我带,我要从小培养我的外孙,让他和他大舅一样优秀!”我和男朋友听了,满口答应。

这么多年下来,看到妈妈的军人情结依然热烈,忽然一股感动涌上心头。

母亲养了一群土鸡。老鸡舍早烂得塌了架,鸡们便成了一盘散沙,白天在院子里刨食,夜里就找地方歇息。它们蹲在猪舍的斗方、排栅、墙板上,有的还飞到门前树的枝丫上。真要捉来吃或是卖,比捉野鸟还费劲。因此,母亲便喊我回家帮她搭新鸡舍,我自然乐意——往后吃土鸡的理由就更充足了。

乡下养鸡都是传统的放养模式,清晨打开鸡笼,鸡群自己出去找食;傍晚回来要是没吃饱,主人再加餐五谷杂粮,天黑前就乖乖回笼。这次母亲却改了主意,说要圈养。她早选好了屋后靠山的那块小平地,有水有石头,还长着树和花草,我一听就觉得妥。当天就开车去镇上买材料,趁着双休日两天时间,打桩、装栏杆、围铁网,中间再搭个几平方米的鸡棚挡雨遮阳,新鸡场就建成了。

我正琢磨如何把这些野惯了的土鸡请进鸡场,母亲说不用我操心,自有妙计。原来,她早已对这群土鸡的习性了如指掌,早晚只要敲响食盆,“咯咯”唤鸡,鸡也就养成了条件反射,会赛跑似的争先恐后围在母亲身旁抢食。那天早上,母亲偏不喂,直到傍晚才站在新鸡场里敲响食盆,嘴里发出“咯咯”的唤鸡声。盛夏时节,鸡本就怕热,白天不爱动,又饿了一整天,傍晚听见一阵紧似一阵、比锣鼓还急的叫唤声,哪还管方向,呼啦啦全奔过来了。母亲顺势关了门,鸡群就这么“自愿”住了进去。我直夸她有办法,她却笑着说:“还不是它们贪吃?不听话可不行。”

帮母亲把鸡场安顿好,我就回城了。临走时母



生活笔记

母亲养鸡记

文/黄汉宜

说:“这办法是灵,就是晚上吵了点。”

解决了这事,我才安心回城。转眼到了秋天,换季怕闹鸡瘟,我打电话让母亲问问防疫站怎么预防。她在那头说:“放心,村防疫员老龚盯得紧呢。”秋末冬初又回家看她,母亲说鸡棚要挡风防寒,我便请人编了稻草围子把它包严实。她很满意,第二天就往我车里塞了只土鸡:“带回去,一家人尝尝。”我哼着歌开车回城,一路上别提有多高兴。

朋友们听说母亲养了土鸡,年前非要跟着来买。我提前打电话征求母亲意见,她在那头开怀大笑:“回来拿吧!”朋友们拿到货便夸:“这鸡精神,味道肯定好。”

年底时,土鸡卖了大半,母亲留下十来只做种鸡。她捏着崭新的钞票,眼里发亮:“你看,养鸡也能赚钱,明年接着养。”这大概就是她不愿进城,守着老家的理由——日子虽简单,却有盼头。

我站在旁边笑着,默默点头,心里想:“妈,这里面也有我的一份功劳呢,你怎么就不夸夸我?”

亲说:“想吃鸡,随时回来。”没几天她却突然打电话:“怪事,怎么少了两只小鸡,是不是被偷了?”“哪能呢,您整天在家,邻里也都是留守老人,谁会来偷?”嘴上这么说,我还是不放心,双休日又赶回去。特意买了监控装在鸡场,下半夜总算看清了——是黄鼠狼,顺着铁丝网爬进来的。我赶紧拿手电照,那家伙一溜烟跑了。

听说黄鼠狼怕大鹅,我打听到村里有人饲养了一群鹅,第二天高价买了两只放进鸡场。当晚趴在窗边看,大鹅果然警惕,时刻巡逻,稍有动静就伸长脖子“嘎嘎”示威。从那以后,黄鼠狼再不敢来。母亲

一寸芳草

初秋的韵味

文/郑显发

当梧桐叶的背面翻出第一枚银币,
秋天就在秆杆上轻轻晃动了。
我们说起暑热时,
蝉声突然变得很轻,很清。

晒谷场上的光开始变脆,
晚风路过稻草人空荡荡的袖管,
捎走它体内最后一粒秕谷。
母亲弯腰拾穗的姿势,
让田野突然倾斜。

井水记得每个转凉的黄昏,
木桶提起时,
那阵颤抖的凉意。
而父亲总在此时磨镰,
把月光擦成雪亮的预言。

瓦罐里的绿豆汤渐渐沉淀,
祖母的蒲扇停在竹椅边,
它数过的星星,
正一颗颗落进晒秋的簸箕。

最是那夜雨敲窗棂,
半盏残茶里,
蟋蟀清点行囊的窸窣,
桂花将香气,
押给了一缕逃逸的秋风。

风铃版投稿邮箱

lybdx1862@163.com